



沙洲春暖 风先知 (组诗)

梁尔源

春晚

舞台上那些璀璨的灯
聚焦着八十年前难舍的星光
台下温暖的笑脸上
仍滞留着半条被子捂热的春风
阵阵鼓点中走来春天的信使
百灵鸟吐出的五线谱
点燃了希望的田野
醇厚的女中音用底气
酿造出沙洲的一杯美酒
抑扬高亢的男高音
将我爱的小山村
送上龙年的热搜榜
沙洲春暖风先知
瑞雪初霁,只此青绿
瑶山茶歌冲泡出万家山泉
台上梦幻般伸出
那么多举着星星的小手
那是红色土地
一茬又一茬
发芽的声音

乡贤会

揣着瞬息万变的市场宝典
熟谙买卖的“之乎者也”
他们都是半条被子
捂出的金凤凰
红色基因繁衍的天使
用温暖的翅膀
给家乡的山山水水描银
高铁高速上搭建了流动的沙洲
特产店里收藏着致富的眼光
网络光纤暴走出网红村花
东西南北的胃口
吃斯沙洲土产存货
瑶家民宿的独有风情
留住高楼大厦的回眸
过年的糕饼
粘住似箭的归心
团拜会上解囊倾情
捧出白花花
思乡的月色

村花

仍有初出深闺的腼腆
却不见闹市回眸的莞尔
店面已成打卡的鼠标
彩蝶在光纤中编织情话
当味蕾在网连上爆走
勾魂的镜片里
仍抖着月亮的羞湿
汗水绣出的腰包
塞满了青春岁月
从南边飘来的婀娜
装点沙洲的安雅
在闪烁的人生二维码上
纤手扫出一波清泉
特等奖从村晚的魔方中
摇开一朵初春的杜鹃

石光明

平溪,是雪峰山的一条小河。河流谱系中,它辈分并不低,是长江的二级支流,汇入资江数百里波涛,淌过洞庭就下了长江。当地人叫它平溪江,是洞口县的母亲河,县名也因它而来。三百多年来流淌着一个历史文化故事。

平溪流过崇山峻岭,在雪峰山南麓山口临门一脚,冲破危崖绝壁的阻拦,决岩而出,形成了“双壁对峙”的奇景。明末清初大学者方以智避乱隐居洞口三载,曾到此游历,对其奇险峻幽大加赞叹,比之鹿门,誉为“桃源洞”。他吟诗作记:“天地一时小,惟徐洞口宽。名山藏日月,野老剩衣冠。石向何人语,春知此岁寒。几家烟火在,题作鹿门看。”又写《游洞口双壁岩》诗赞:“石壁未经人一语,名山留得月千年。夜窥翡翠屏前镜,诗写桃源洞里天。”自然风光加上名人佳句,“洞口”之名由此流传。

极目北望,茫茫天地间,雪峰山如绿色屏障横亘西东,山势巍巍,有轻烟淡雾飘逸,愈显百雄千秀之姿。入秋的雪峰山,虽少了浓绿的工笔,却多显浅蓝的写意,天地一痕,逶迤远去。回眸平溪,忽而觉得它勘破了山中岁月,漂着几许沧桑。

雪峰山孕育了平溪,平溪流淌着雪峰山的厚重与清激,传承着雪峰山的狂野和隐忍。雪峰山把平溪养大了,知道它要奔赴大江大湖,奔向大海大洋,总有不舍,于是拈春雨秋风把“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撷春花秋月叶絮“举头便见天边月,莫作千山万水看”,孤独时唤来鸪鸟相伴,日晒了扯一片树冠遮荫,险处山崖伸手牵着,累了深潭柔情护着,鼓励它冲过一道道湾,闯过一个一个滩,强筋骨,练胆魄,辨方向,识正途,或快走或徐行,直到汇入资江。

平溪江畔的观音阁边,我寻觅方以智读书岩遗迹。方以智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存世作品数千种,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其一生正当明清交替,时局动荡,政权更迭,个人际遇十分坎坷。他是1647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桂王永历元年)间来平溪的。他于明崇禎十三年中进士,深得崇禎皇帝赏识。李自成破城,他誓死不降,后拥立永历政权抗清,却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遁迹于此,过着“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生活,始终坚持读书研学,著书明志,教书育人,闭塞落后的山水间吹来缕缕崇学之风。观音阁香火袅绕,人声喧闹,读书岩清静如昔,我屏息静气,似闻书声。

与平溪有数面之缘。1977年高考后,从雪峰山深处的绥宁去宝庆古城求学,每年寒暑假总要路过洞口县。印象里是国道边的回龙洲,洲上的文昌塔,塔顶有绿树葱郁,绿意盎然沁人。据说回龙洲是省内仅次于长沙橘子洲的第二大城中岛,“鸟过清溪疑仙岛,人从何处问青天?”当年方以智触景生情,感时而叹。满腔的家国情怀,执着的士大夫精神时时涌上心头,他怀念屈原:“欲吊灵

莫道平溪浅



平溪风光。

通讯员 摄

均齐洒洒,洞人知汝为悲秋?”(《值洞口中元竟渡》)问罢青天问洞人,几分激愤,几许悲凉,几多无奈。为古人,为苍生,也为自己,举尊进酒,“君不见,东溪两岸桃花红,今日飘摇风雨中。君不视,镜里青丝照明月,倏忽一年成白发。”“手一卷书一甌酒,每读一篇下三斗。古人白眼为青云,我歌一曲生杨柳。”(《将进酒》)方以智塾居读书处在平溪江西岸,故称平溪为“东溪”。他生不逢时,以酒浇愁,以书自乐,给平溪留下氤氲不去的文韵雅气。

明清版的平溪,难免伤春和悲秋。今天的平溪,即使是秋风渐起秋雨将至的秋日,也跳动着春天的蓬勃,青春的旋律。著名作家谭谈的一堂励志课,成为我阅读今版平溪的开篇,别有一番感触。

雪峰博雅职业学校的足球场上,齐刷刷坐满了几千名师生,如天穹密布的云。学生们用一首歌暖场,“雪峰巍巍,平溪汤汤……今天学步,追梦路上,明天翱翔,展翼辉煌。”雪峰定音,平溪和声,歌声澎湃学子的理想和憧憬,洋溢办学者的情怀和辛劳,荡漾旋律作者对学校的赞许和期待。未曾想,师生们演绎的歌曲竟在全省校歌竞赛获奖了。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就业。由于侧重职业技能,受传统教育和择业观念影响,长期不被学生和家看好,只能在教育边缘艰难行走,处于职业教育低端的职业中专竞争尤为激烈。然而,雪峰博雅职业学校让我刮目相看。学生大多

数来自雪峰山区贫困家庭,基础薄弱,经过三年学习,96%的学生竟圆了大学梦。这是一所民办职校,董事长付爱华是个外表纤弱内心强大的女子,曾连任两届省人大代表,胸怀如雪峰山博大,爱心若平溪江绵长。十年前接手创办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延揽优良师资,硬是把一所濒临倒闭的学校办成了声名远播的现代化中等职业学校,并成为省级骨干民办职业技术学校。为帮助贫困学子圆梦,累计减免贫困学生学费数百万元。

为学校办学理念和办学成就打动,年近八旬的谭谈慨然来平溪,他要看看这所学校,看看这些学生,讲讲自己饥渴求知的故事。他出身湘中贫困农家,从矿山走出来,再到海防兵营,一步步成长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他人从军行,讲的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谭谈参军的最初动机却是为了能“吃饱饭”,军营中受高玉宝影响,苦觅书山捷径,练就一支大笔。

谭谈的故事如雪峰山一样传奇,如平溪一样生动。与师生面对面,就如同果实累累的秋天与生机蓬勃的春季对话,高高的云岭与清浅的小河聊天。听得入迷处,云空飘起稀疏小雨,讲台下一人群中,时而溅起笑声的浪花,时而翻涌掌声的波涛。

教学楼前,抬头便看到正面悬挂的巨幅楹联,红艳醒目。楹联为多年前所撰,著名书法家廖福初书写。上联开首便说“莫道平溪浅”,这是实写平溪,更是对学校的写照。是啊,谁能小觑平溪呢?资江洞庭长江绽开它的浪花,双清三楚五岳蒸腾它的云气。它是流动的历史,是历史的刷新。

能饮一杯无?

容芬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白居易《问刘十九》

元和十二年(817)的某个冬日,庐山香炉峰下,江州司马白居易静坐草堂,守着红泥小火炉,温一壶酒,等一个人。

门外暮色摇曳,风雪欲来,他往炉子里又添了一块木炭。酒香慢慢散开,乳白色的雾气升腾在屋子里,暖意直扑纸窗。

酒是新的。炭火微红,酒上浮沫似蚂蚁,泛起满室绿意。

人是旧的。来了就一起饮酒,听雪一片一片落在松枝上,竹叶上,天地之间皆静默,而故人对坐,两鬓雪意簌簌,内心已长出蓬松的春山。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江州本是白居易的贬谪之地,却因庐山而成了他精神上的故土。

白居易见庐山,也似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那里的雪,曾落在陶渊明的锄头上,也曾落在李白的剑上。飞瀑鸣溅,日照香炉,相隔多年,名士的风流蕴藉依旧历历如青山草木。

是以,一个失意的酒徒,成了雷厉风行的执行者,草堂的总设计师。遗爱寺边,香炉峰下,草堂很快落成。借山而居,剖竹引泉,泉水晶莹剔透,正宜酿酒煎茶。门口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在松下吃茶的时候,山影树影花影泉声琴声鸟声皆落入杯中。

草堂冬暖夏凉,风景清幽,又兼具实用功能与审美情趣:原木、土墙、石阶、纸窗、竹帘、红帏、木榻、素屏、漆琴……俨然“侘寂”风格的雏形。朴素美学的根柢从外到内,从静到寂,于月夜雪晨,如寒梅冬心纷纷开落。

也难怪白居易会进入灰中市,退不恋人寰,还要请庐山的清泉白石为自己作证,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全平生之志。

江州司马是个闲职,时间大段大段空下来,远离了朝堂,尽可与日月山川诗酒茶花为伴,白居易的性情也随之愈发淡泊平和。

不似昔日刚到江州,尚沉溺于悲愤之中,他给元稹写信,将彼此比喻成囚禁中的鸟,兽槛里的猿,只能为诗人魔,终日醉吟。翻阅他的诗文集也会发现,自入住草堂后,他的笔下就少了悲愤气,凌厉气,多了烟火气,闲适气,邻人气。

田垌上的读书声

田垌上的读书声

雨,细细密密地洒落在碧绿的田垌,烟叶上泛着油光。这个季节,正是烟叶采摘的时候,穿雨衣戴着斗笠的村民,抱着刚刚从地里刚来的烟叶,放到地头的篾箕里,一转身,又鱼潜大海一样,淹没在浩瀚的烟田里。

桂阳是烟叶种植大县,烟叶种植有400多年历史,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这种比人还高的品种。振南书院就坐落在这样的烟田之中。

曾经的振南书院,现在还是振南小学。这是一座具有民国建筑特色的书院,青砖碧瓦,古树参天。院内有两个低年段的孩子们正值课间,他们好奇打量着我们这一行人。这座古老的书院,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里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像是田垌上的希望,也让我们更看到了文化的绵延传承。

一行人离开没多远,突然从后面传来琅琅读书声。有人说这里还是英雄故里。欧阳海推开受惊战马,舍身救列车的故事一直在流传,当地人为了铭记这份英雄气概,把地名改为了欧阳海镇。

我有些热泪盈眶,不禁一再回望这所特别的学校。

姐夫是桂阳人,他家以前也种了大块大块的烟田。行至大湾村时,我在祠堂外的烟田旁边,给姐夫打了个电话。

“烟叶的成熟是从最下端的叶片开始的。要分批次割下来,放到烤房里烘干。这个季节,几乎每天都要在烟田里割烟叶,在密不透风的烟田里干活,晴天很容易中暑。烟叶上有烟油,经常弄得满身都是污迹。你去摸摸那些叶片,上面也是有着黏糊的烟油。”姐夫想起了很久远的事情。那时,他一定就想着要好好读书,不再种烟了。

田垌上长出来的梦想,总是会特别有力量。大湾村的“榜眼第”为证。

大湾村历史上出过两代榜眼郎,位居高官,还是亲父子,让人不得不叹服。第一代入夏时,举人出身,在清朝同治年间官至陕西巡抚、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御赐一品封典,诰封光禄大夫、建威将军;第二代人夏寿田是夏时的儿子,在光绪年间省试中了第八名进士,殿试则被钦点为榜眼。这样戏曲里才有的名门父子,就出生在这样的烟田之中,着实令人唏嘘。

大湾人修建“榜眼第”,自是想要激励一代代大湾人的读书梦。我耳边又响起振南书院里的那些读书声。

风声、雨声、读书声,自是天底下最美的声音。



至于刘十九何人也?

农人亦可,仙人亦可,诗人亦可,青山亦可,白鹤亦可。

因白居易,庐山在我心里也成了一座具备浪漫气质的山。“能饮一杯无”,这样的邀约,来自千年之前的香炉峰下,实在令人向往。千年之后,当我们翻开诗篇,就像翻阅一个人的心灵史,其中有浩瀚的海洋,也有俊秀的山峰和酒香弥漫的小茅屋。

想那青春年少曾憧憬至死不渝的爱情,时常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感动,喜欢白居易,就像喜欢一尊完美的偶像,读他的诗词,也像读落日下的影子,只有想象的轮廓,没有颜色、气味和温度。历经世事,相比意气风发的白居易,我似乎更喜欢中年以后的白乐天,真意在,温情在,癖在,疵在。

诗人余光中曾说,如果选一位古人结伴旅游,他不会选李白,李白没有现实感,难免不負責任;也不会选杜甫,杜甫苦哈哈的,太严肃了;选苏东坡就挺好,可以做好朋友,因为苏东坡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想,如果可选一位古人比邻而居,白居易应是不二之选。他好酒,好茶,好世间一切美物,也好“乐天知命”的闲适与“对火玩雪”的潇洒。他身上有李白的才情与少年气,豪饮可,作诗可;有杜甫的敦厚与忧国之心,谈论苍生可,关心粮食与朝局可;也有苏东坡那般随遇而安,把生活化腐朽为神奇的有趣灵魂,炼丹可,论禅可,养竹可,种地可,酿酒可,弹琴可,山水风月更是亦不亦快哉。

如此再读白居易,就像风雪欲来的黄昏,去邻居家串门,柴扉已为你打开,屋里的红泥小火炉上腾腾着白雾,酒香轻轻勾住你的脚——“能饮一杯无”?

于是围炉夜话,主人半生的诗词与故事,正好用来下酒。

柳州古村走笔

游军

我只是古村的一个寻常过客,但我觉得这里离我理想的精神家园很近。这种亲近感,让我为之沉醉。 ——题记

板梁印象

车至永兴县高亭乡,远远地看到一座砖石结构的七层宝塔在村外迎接我们。这是行程的第一站,板梁古村。

从古老的接龙桥上走过。天空像是刚刚被水冲洗干净,湛蓝湛蓝,只留下几朵童话般的云朵,停驻板梁的上空。桥下流淌的溪水里,生长着极为茂盛的水草,使得整条小溪,都呈现出青草的底色。

通过这个接龙桥,就进入了板梁古村里。“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一眼千年,一种陌生而又熟稔的感觉水汽一样升腾起来。这个地方,未曾见过,又似曾相识。

漫步青石板路穿越古村小巷。次第走过龙泉古庙、望夫楼、松风私塾、一夜官厅、古钱楼……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无不讲述板梁辉煌而又温情的过往。月亮塘里盛开的白荷,历经几百年依旧清澈的古井,老墙垛上开到荼靡的凌霄花,让人惊喜连连。而那些断壁残垣,绿苔杂草,屋檐下紧闭的大门,生锈的铁锁,又像是一个垂暮老人的低语。

同行的一位前辈说,这里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我心想,他们一定在这里玩过捉迷藏的游戏。那么多小巷子,弯弯转转,高低低如同迷宫,只闻欢笑声而不见人影的游戏,多么好玩呀。又或者,月明之夜,他们提着灯笼,从这条巷子追逐嬉戏至另外一条巷子,多么有趣。

听介绍,板梁古村已有600多年历史,之前是一个重要集镇,也是商埠之地。古村所有的房屋都是砖石结构,保存得比较完好。这里还住着为数不多的居民,他们在古井边浣衣、洗衣,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如果不是暮色降临到一系列高铁从古村的旁边疾驰而过,真让人感觉恍若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某个慢节奏的年代。

来这里之前,我终日埋头于繁杂的日常。人到中年的诸多压力如潮水一般湮灭我原本闲散的本性,被裹挟着前行的步履,总是匆匆又匆匆。

偷得浮生半日闲。多日的焦虑与浮躁,在板梁竟得到了即时的治愈。

辗转回到村口的大树下,那个卖凉粉的小摊终于有了空位,大叔乐不可支地把最后一碗凉粉端到我的面前。透明的、琥珀色的、凉丝丝的、舀起来颤颤巍巍的凉粉,冰爽中带着酒糟的醇香,回味无穷。